

传统评书



段少舫 述

传松 会群 整理

呼延庆出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阴衍江
封面题签：房 坚

呼 延 庆 出 世

段少筋 述 传松 会群 整理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7 4/16·插页 2·字数 147,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2,700

统一书号：10093·497

定价：0.65 元

B386103

目 录

第 一 回	庞赛花宫中定毒计 敬山王庙内斥奸妃	1
第 二 回	下圣旨忠良遭陷害 砍法绳公子得逃生	9
第 三 回	大王庄守用结鸾凤 小绣楼月英吐真情	17
第 四 回	汴梁城老翁指路径 肉丘坟小将遇亲朋	25
第 五 回	肉丘坟兵围二小将 呼延庆话激管营官	33
第 六 回	杀刁奇空手夺刀马 斩丁霸只身战官兵	40
第 七 回	胡同里圣僧喜脱险 花园中兄弟怒交锋	47
第 八 回	后花园遇高瑾父子 国公府见寇准天官	54
第 九 回	巡城司发兵困高府 双天官退敌当元戎	62
第 十 回	寇大人巧施连环计 老家丁怒打旗牌官	71

第十一回	花园里曲意乱真假 木房前诚心赌输赢	79
第十二回	王矫虎强绑黑脸汉 双天官愿当监斩官	87
第十三回	镇国公拦轿告奸佞 包丞相问状理冤情	94
第十四回	包丞相明审寇天官 庞太师暗救王矫虎	101
第十五回	九龙口提审王矫虎 八宝殿追问宋仁宗	109
第十六回	高公子上殿申冤屈 包丞相断案铡矫虎	117
第十七回	包丞相遣差送密信 镇国公赠剑传兵书	125
第十八回	呼延庆逃回大王庄 王天成周旋庞国丈	132
第十九回	刘石桥密告呼延庆 王天成怒斥庞太师	140
第二十回	王月英停车念老父 呼延庆飞马闯营门	147
第二十一回	庞太师焚烧大王庄 黄文炳追赶呼延庆	154
第二十二回	呼延庆身陷鹰愁涧 老樵夫力救小圣僧	161
第二十三回	小圣僧念恩认义父 老义仆传艺赠双鞭	168

第二十四回	呼延庆两厢园打尖 黑红将十字街玩马	175
第二十五回	老夫人训子还宝马 小豪杰结义拜金兰	183
第二十六回	相国寺欧子英立擂 三虎庄老高保搬兵	191
第二十七回	十字街恶奴欺百姓 醉仙居酒保激英雄	198
第二十八回	报仇冤卢凤英打擂 比武艺海青僧丧生	206
第二十九回	战海红卢小姐获胜 登擂台欧子英逞凶	213
第三十回	卢夫人许亲救小姐 呼延庆登擂劈恶僧	220

第一回 庞赛花宫中定毒计 敬山王庙内斥奸妃

昏庸无道宋仁宗，
苦害忠良宠奸雄。
申冤雪恨酬壮志，
圣僧三闖汴梁城。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呼家将的故事：呼延庆出世。

宋朝的创业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驾崩之后，江山传给了二帝太宗，接下去是三帝真宗、四帝仁宗。咱们要说的这段故事，就发生在宋仁宗年间。

宋仁宗是个耳软心活、贪恋酒色、不务朝政、碌碌无为的昏王。他刚登基不久，就把庞文的女儿庞赛花纳为西宫娘娘。这一来不要紧，差一点儿把宋朝的江山断送了。

说起这庞文，原不过是个投机取巧的人贩子。他仗着舌尖嘴巧，灵牙利齿，狡诈善辩，阴损狠毒，专干那骗来东家姑娘卖西家、买来良家女子卖娼门的缺德勾当。数十年间，不知坑害了多少善良百姓，拆散了多少有情夫妻。可是庞文却从中发了横财，攒下了万贯家私，并以此作为升官的阶梯，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他为了往高爬，就把自己亲生的三个女儿一个一个地往高枝上送。大女儿嫁给了左将军黄文炳为

妻，二女儿许给了巡城司王矫虎为妾。他这两个姑爷都是京城里的武职高官，有钱有势。这还不算，不久，他又把那三女儿庞赛花送进了宫中，陪王伴驾，与当朝皇上攀上了亲戚。

这个庞赛花长得如花似玉，外号人称赛貂蝉。她长得虽然挺漂亮，可是心肠并不好，奸诈狠毒，诡计多端，品行也不端庄。她与宫中大太监陈均衡的过继儿子陈喜勾勾搭搭，来往不断。庞文虽然明知道这是丑事，但是为了巴结陈均衡这个内宫权势，只是装聋作哑，故作不知。因此，陈喜得以常常与庞赛花在一起鬼混。他们鬼混之余，还不停地苦练琴棋书画和歌舞酒令。就这样，一过就是三年，庞赛花却也练得样样精通了。

有人问了，他们练这些玩艺儿干什么？哎，他们自有打算，这里头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原来，陈喜这小子并不姓陈。他本是当年老奸贼潘仁美之子。大太监陈均衡是潘仁美的小舅子。因为是太监，不能娶妻生子，眼见万贯家财没人赍受，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总想过继个儿子。正巧，当时潘仁美已有了四个儿子，妻子却又怀了孕，不久就生了一男孩，所以，潘仁美就把这个老五送给了陈均衡，取名陈喜。后来，老贼潘仁美在边关陷害杨继业、杨七郎，被呼延丕显拿回京城，死在了杨六郎之手。陈均衡和陈喜自然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除掉呼、杨两家，给潘仁美报仇。可是呼、杨两家官高爵显，兵权在握，一时难以下手。为此，陈家爷俩终日发愁，闷闷不乐。自从陈喜勾搭上了庞赛花之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那庞赛花本来就心术不正，再加上与陈喜混得如胶似漆，情投意合，于是，

很快就合谋定下了一条报仇的毒计。他们看透了宋仁宗是个昏庸的酒色之徒，暗想：当年的周幽王宠褒姒，失了江山；商纣王宠妲己，丢了社稷；西施女能叫吴王丧家灭国，如今何不用庞赛花使大宋朝纲混乱，趁机取而代之呢？到那时，要报潘家之仇还不是易如反掌吗？为此，他们决定投宋仁宗所好，千方百计让庞赛花取得皇上宠幸。还别说，这一招真挺灵！庞赛花使出了全部的招数，引得那昏王神魂颠倒，很快就成了宋仁宗的掌上明珠，被封为西宫娘娘。庞赛花一做了娘娘，鸡犬也就升了天。庞文一跃成为掌朝太师，陈喜当了二品侍郎；陈均衡选美有功，自然倍受宋仁宗信赖，权势也非昔日可比了。

这帮家伙一旦得势，就拚命网罗死党走卒。再加上庞文的两个姑爷黄文炳、王矫虎从中帮忙，上下呼应，串通一气，他们很快就收买了工、兵、刑、吏、户、礼各部的众多官员，结成死党，通同作弊，欺上压下，排斥异己，垄断朝政。庞家成了朝中一霸以后，就暗中盘算着要把忠臣们一个个除掉。从哪儿下手呢？想来想去，决定首先扳倒敬山王、靠山王呼延丕显。因为这双王是当朝兵部大司马，掌握着全国的兵权，所以，必须先害了他，夺取兵权，然后再除掉杨家。到那时，潘家的仇也报了，皇上也被架空了，赵氏江山也就改姓庞了。

毒计一定，他们就寻找机会下手。

这一天，庞赛花独自坐在宫中，忽然想起一年一度的东岳庙会到了。她早就听说，这庙会双王呼延丕显是每年必去的。如今，何不借此机会请皇上恩准自己与双王同去，到那

里用计害了呼延丕显呢？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她想好了办法之后，就来见宋仁宗：“万岁，臣妾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说。”

“不妨，不妨，爱妃只管说来。”

“臣妾小的时候，母亲就曾许过愿，臣妾每年三月都要上庙去降香还愿。眼看今年东岳庙会又到了，臣妾想去还愿，望万岁恩准。”

宋仁宗听罢，说道：“孤王准奏。难得爱妃有这孝顺之心，朕即派双王保你前去降香还愿。”

“谢万岁！”

庞赛花顿时喜上眉梢。叩谢之后，便急忙退去准备。

宋仁宗待庞赛花一走，便立刻叫来太监传旨：“宣双王上殿，孤有话要与他讲。”

太监领旨后马上到殿门前大声传旨：“宣双王上殿！”

双王呼延丕显一听皇上有旨，连忙上殿，双膝跪地叩拜道：“万岁在上，不知宣臣上殿何事？”

宋仁宗微笑着对呼延丕显说：“爱卿平身。方才我那爱妃说她要去东岳庙降香还愿，孤王命你保驾前去，望爱卿一路小心，切莫有失。”

“臣遵命！”双王呼延丕显领旨下殿。

就这样，庞赛花坐上车辇，太监、宫女前呼后拥，双王呼延丕显率队保驾，一行人浩浩荡荡，奔向东岳庙。

到了东岳庙，降香拜佛之后，就由庙宇的主持僧人让到了后边的鹤轩中休息。此时，各色的鲜果与可口的素宴早已摆放停当。庞赛花坐在上首，得意洋洋，四处看了看，便对身边的太监说：“传我的旨，请双王到这里来与我同用午膳。”

接着，又对站在屋子里的宫女和太监们说：“哀家有件机密的事要在席间与双王商谈。他来之后，你们全都给我退下去，我不叫你们，你们谁也不许进来！”

“是，娘娘。”宫女和太监们齐声答应着，可心里都觉得奇怪：这堂堂的西宫娘娘怎么忽然要与双王同桌用膳，而且还要单独密谈呢？

庞赛花的这一举动，更引起了站在旁边的伴舞彩女红玉莲的怀疑。她心中暗想：这娘娘素来行为不端，在庞家时就喜欢招蜂引蝶，入宫后又与那陈喜在一起鬼混，闹得宫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碍于害怕陈均衡的权势，才没人敢把这事面奏皇上。恨只恨宋仁宗昏庸，不识忠奸，不辨良莠，只知吃喝玩乐，喜欢奉承，还将他们封官晋爵，视作心腹。想那双王与陈、庞两家素无来往，却为何庞娘娘偏在此时此地要与他同桌饮宴？这其中必有阴谋。唉，双王爷本是大宋的擎天玉柱，社稷栋梁，朝廷忠臣，倘若遭了暗算，如何是好？

红玉莲越想心里越不安，暗暗为双王捏着一把冷汗，可是一时也无计可施。

这时节，双王呼延丕显已经奉召前来。庞赛花一见，连忙对众宫女、太监使了个眼色，太监和宫女们赶紧退去。

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庞赛花满脸带笑地对跪在她面前的双王说道：“双王，你怎么不抬起头来呢？”

呼延丕显听罢仍然低着头回答说：“为臣相貌丑陋，不敢冒犯凤颜。”

“不必如此。哀家恕你无罪。”

“谢娘娘不怪之恩。”

呼延丕显这时才把头抬了起来。庞赛花细细一看，不禁吓得打了个寒噤：“哎呀，我的妈呀！这位呼延丕显怎么长得这么黑呀！瞧他那脸，黑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浓眉，一双环眼；狮子鼻，火盆口，大耳双垂，五绺长髯，真是不怒自威，令人生畏。怪不得人人都说呼延丕显威震四海，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今天这是碰上我了，要是遇上个胆小的，他这一扬脸，就非吓死不可。呼延丕显哪呼延丕显，别看你长得这么凶，今天也别想跑出我的手心！”

庞赛花想到这里，心中暗暗得意，站起身来摇摇摆摆地转过桌案，伸出双手去扶呼延丕显：“老爱卿快快请起，随哀家同用素宴吧。”

双王一听，不禁一愣，觉得不大对劲儿。这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啊。你是西宫娘娘，我是朝廷大臣，你怎么能伸手搀我呢？想到这儿，他连忙站起后退了两步，想看看庞赛花是什么意思。

方才庞赛花让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虽然扬起了脸，可并没有看庞赛花。这回庞赛花一来扶他，他心中暗暗起了疑惑，才想看看庞赛花到底是何许人也。

呼延丕显抬头一看，立时就愣了。只见这庞赛花二十多岁的年纪，细瘦身材，小巧玲珑；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宽脑门儿，尖下颏儿，两道细眉，一双圆眼滴溜溜地乱转；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凤冠霞帔，光华夺目。此刻，正二目含情地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呢！呼延丕显再四下一看，发现屋子里的宫女、太监们都已退出去了，只有这西宫娘娘一人站在他跟前，不由激灵灵地打了个冷战，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到

庞赛花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冲他眉飞色舞，直送秋波，心里更加发毛了，两道浓眉也锁得更紧了。他瞧着这娘娘虽然相貌长得俊秀，却透着一股子妖气，令人作呕。她身为西宫娘娘，自当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之理，却为何不顾君臣大礼，不知羞耻地伸手拉我同用素宴？又为何要把宫女、太监们全都支走，只剩独自一人与我同室？这其中必有诡计阴谋！看起来，这鹤轩是个是非之地，我绝不可在此久留！

呼延丕显正想开口说话，庞赛花却先开口了：“爱卿啊，我早就听说你文武双全。十岁时，就在文武场上独占了鳌头；十二岁就挂印当了元帅，下边关捉拿过老贼潘仁美；曾力杀四门救过万岁的性命。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一双鞭天下无敌。还听说你双手能写楷草篆隶，精通诗文，出口成章。满朝文武哪个不说你是当今英雄？虽说哀家过去没有与你见过面，可心里却常常念叨你。这次我求万岁让你来保驾，就是为了与你相识相见，以偿夙愿。此外，我还有一首古诗没看懂，也想在素宴之后听听你的高见。”

呼延丕显听了她这番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他暗想：亏了她还是堂堂西宫娘娘，怎么能说出这种没身分的话来！瞧她那副样子，不分明是在调情吗？我呼延丕显一生清白，岂能让她玷污！要是别人这样，我非宰了她不可。不过，她总还是个西宫娘娘啊，看在皇上的面子上，暂且给她留点儿脸面。唉，真是太不象话！

呼延丕显想到这里，又往后退了两步，说：“娘娘过奖了。为臣实在是才疏学浅，娘娘不能理解的诗句，臣就更难答对了。娘娘还是另请高明吧。”

“哎哟，我说双王啊，你乃是我宋朝文官之领袖，武将之班头，你若不能理解，又有何人能理解呢？”

“娘娘千岁，想那丞相王苞、南衙包拯，都是文职重臣，整日眼不离书，笔不离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诗词文赋，样样精通，文采学识，远胜为臣，定能解答应对，娘娘还是问他们去为好。倘若娘娘没有别的事情，为臣就告退了。”

双王说罢转身要走，庞赛花一看：怎么，你要走？那可不行！你要走了，岂不白费了我这一番心思了？她赶紧往前抢了两步，伸手拉住了呼延丕显的袍袖：“爱卿慢走，我还有事哪！”

双王这下可火了。你想啊，呼延丕显是一丝不苟的正人君子，他哪儿受得了这个呀！这时只气得他剑眉倒立，虎目圆睁，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你既身为娘娘，就当自尊自贵，如此轻薄，成何体统？象你这样拉拉扯扯、撕袍捋带的，岂不丢了皇家的脸面？”说到这儿，他把脸一沉，将袍袖一甩。这一甩虽然没使多大劲儿，却差一点儿把庞赛花抖个跟头。

庞赛花臊得面红耳赤，用手一指：“胆大呼延丕显！你竟敢以下犯上，如此无礼，哀家岂能饶你？”

双王一听，这火可就再也憋不住了：“是我以下犯上，还是你不知羞耻？我一再给你留脸面，你却不依不饶地一个劲儿地往上抓挠，居心何在？我呼延丕显是靠出生入死受封的王臣，你想吓唬我，我可不怕。象你这样的淫邪之妇，我便是杀了，又有何干？！”

呼延丕显说着，刷，抽出了肋下宝剑！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下圣旨忠良遭陷害 砍法绳公子得逃生

双王呼延丕显抽出肋下宝剑要一剑结果庞赛花的性命，可又一想：这地方就我们两个人，她的言行举止别人都不知道呀！我真要是把她杀了，皇上要一追问，谁给我作证呀？要说我是谋杀，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想到这里，刷，收回了宝剑，狠狠地瞪了庞赛花一眼，气呼呼地走出鹤轩门，骑马回府了。

呼延丕显回到府里不多时，圣旨就到了。原来双王走后，庞赛花就自己摔碎了凤冠，撕破了凤裙，扯乱了头发，回宫见了皇上硬说双王调戏了她。宋仁宗正在饮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闻听庞赛花之言不由大怒，立即刷了一道旨意，抄斩呼延丕显满门。老贼庞文领下圣旨，天色已晚，当即带左将军黄文炳、右将军岳平到了双王府。

庞文念完了圣旨，便下令：不出府门，就地将呼家满门斩首。不多时，呼延丕显全家男女老幼就全被捆绑到了院中。刽子手们正要动手行刑，右将军岳平却趁天黑混乱之际，挥刀砍断了两根绑绳，放走了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兄弟二人。等到杀完了之后一点人数，庞文才发现跑了两个人。他赶紧派了兵马四路追击，自己亲率五百骑兵步卒，追出了西门。

话说那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小哥俩一逃出来就商量好了

办法。守用说：“兄弟，你往东跑，我往西跑，咱们哥俩别在一块儿。倘若后面来了追兵，咱们俩是能走一个走一个。不管谁活着，都要长志气，将来也好杀奸党给全家人报仇。从今以后，可就是咱们自己创业了，不但饮食起居没人照管，凡事还得处处小心。”

呼延守用一边说着，一边往自己身上摸了摸，想找点儿值钱的东西给兄弟带着作盘缠。不想摸了半天，却是分文皆无。没办法，只好解下自己腰间的一块佩玉，装在了守信的兜囊之中：“兄弟，你年纪小，路上碰着为难的事，有它或许还能顶点儿用。你我兄弟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得相见，你可要多多保重啊！”

小哥俩抱头大哭，真是难舍难离。可又恐怕后边有追兵赶来，只好咬了咬牙，挥泪而别。

不提守信，单说守用。分手后，他加快脚步出了西门，一瞧大道上没人，就撒开腿拚命往前跑。也不知跑出有多远了，他也跑不动了。可就在这时候，后边传来了一阵阵的呐喊声。呼延守用回头一看：哎呀，不好！追兵来了！他不由地打了个冷战，心想，准是庞文老贼带兵马追我来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一准活不成。嗨，我这一死不要紧，呼家的冤仇谁来报呀！都说苍天有眼，今天你怎么不睁开眼啊！想我呼延守用乃是忠良之后，名将之子，拚着一死，也不能落在老奸贼手中。他心一横，咬着牙，又继续猛跑了起来。

呼延守用本来已经是又累又饿，口干舌燥了，现在又没命地跑起来，那嗓子就象冒了烟，两腿又酸又疼，浑身的汗水湿透了衣衫，仿佛进了蒸笼一般，那难受劲儿就甭说了。

他跑着跑着，猛一抬头，发现已经来到一座村庄前面。再一看，庄门外站着一位老汉，正在观看夜色。呼延守用正要上前搭话，只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他两腿一软，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昏了过去。那老汉一见这般光景，连忙上前把呼延守用扶抱在怀中，架回了自己的家里，把他放在床上。而后，他又叫家人：“快拿水来，这娃娃准是饥渴劳累得支撑不住了。”

家人很快端来了一碗水给呼延守用灌了下去。不大一会儿工夫，呼延守用苏醒过来。他睁开了双眼看了看站在面前的老汉，想起来了：这不就是方才在庄门外遇见的那位老人吗？不用问，准是他救了我的性命。呼延守用急忙起身，双膝跪倒在老汉面前：“多谢您老人家救命之恩！”

老汉一边捋着花白的胡须，一边含笑问道：“你是谁家的娃娃？为什么惊慌失措地跑到这里？”

这一问，可叫呼延守用为难了：讲实话吧，怕走漏了风声；不吐真情吧，对不起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时间，他真不知如何是好。

呼延守用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见一个家人从外面走了进来，禀报说：“员外大人，村前来了庞国丈，带着几百人马把庄子围了个水泄不通。眼下兵丁们正挨家挨户地搜查，说是要捉拿呼家的一位小公子。还说什么，谁要是帮助捉拿，必有重赏；谁要是隐藏不举，就将抄杀满门。”

呼延守用在一旁听了，又气又恨，心中暗骂：庞文你这老贼！杀了我一家老小还不算，还想把我也抓住斩草除根，真是太狠毒啦！如今我若是不站出来，就要连累这位老人家。

罢，罢，罢，豁出我这条命吧！想到这里，他上前一步对老汉说：“恩公，我就是那老贼要抓之人。待我出去与他们拚了吧，免得连累你们！”

老汉一听，睁大了双眼，一把拉住呼延守用，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那庞文又为何把你苦苦地追赶？”

守用一听老汉这么问他，眼泪止不住地刷刷地流了下来：“恩公，我乃双王之子呼延守用。我父亲呼延丕显遭了奸妃庞赛花诬陷，一道圣旨下来，我们全家俱被杀害在京城。多亏一位恩人暗中相救，我才于混乱中逃出法场，跑到这里遇见了恩公。不料那老贼穷追不舍，我要出去以死相拚，免得连累恩公。”

老汉听罢呼延守用这番话，心似刀扎一般：“孩子，我知道呼家是世代忠良，为大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竟遭此毒手，怎能不叫人心疼心寒！唉，想当年老夫我也曾在朝为官。我就是兵部侍郎王天成，与你父颇有一番交情。眼下之事我不能撒手不管，天塌下来我顶着，就是拚上一死，我也要保住你的性命，将来也好报仇雪恨！”

守用这时才知道，这位老汉原来就是当年的兵部侍郎王天成老大人。在家时，他常听父亲念叨，王大人乃是国家忠良，并与他八拜结交，只因为与朝中奸臣不和，才辞官不做，归隐田园。于是，他赶忙二次跪倒：“伯父大人在上，苦命的侄儿给伯父叩头了！”

王天成急忙用双手相扶：“守用侄儿，咱们既是自家人，就不必客气了。老夫就是豁出全家性命，也要保你不死！”

说罢，他便吩咐家人王安再到外面去打探。不大一会儿